

精神文化講話

曹伯韓著

前記

青年們對於現實不滿的時候，請暫且按下滿腔的熱情，先用科學方法將各種社會現象分析一下，求出其發展的定律，特別是在精神文化方面，不要被流俗的錯誤觀點所蒙蔽，然後你去改造社會，你的力量才不會白白地犧牲，你的事業才會有滿意的成果。

一九三九，一一，二三，於桂林

目 錄

前記·····	一
論對鬼神的鬥爭·····	一
祀天祭祖及其他·····	七
道德的變遷·····	一四
民族道德是發展的·····	二二
關於移風易俗·····	二九
語言文字的演進·····	三六
藝術的產生和發展·····	四三
從中國科學不發達的原因說起·····	四九
哲學和宗教、科學的關係·····	五六
世界觀分歧的原因·····	六三

談到法治精神·····	七一
家族主義的背景及其中思想·····	八一
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	九三
評幾種中西文化觀·····	一〇三
物質是精神的基礎·····	一一三
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	一二四
後記·····	一三二

論對鬼神的鬥爭

中國的新青年多數是不敬神的，故很難用任何鬼神來拘束他們的頭腦。敬神的方式無論是拜泥塑木雕的偶像或者祈禱無形無影的上帝，根本上都是一樣。中國青年們，除積極破除偶像崇拜的迷信外，還會做過反對一切宗教的運動。五四運動時期，有所謂非基督教同盟，反宗教大同盟等類的團體，他們對於一切宗教都抱着韓愈闢佛那樣的志願，特別是攻擊基督教。因為他們知道，一切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而基督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又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鋒隊。可是到了國民革命進展的階段，反宗教的運動反而沈寂下去。現在，抗戰建國的事業中，無分宗教信仰的有無和宗教派別的差異，大家都站在一條陣線上奮鬥，誰也知道，更不應當提起反宗教的話了。這種轉變是由於有了統一戰線。統一戰線的運用，可以使青年們放棄反宗教的態度，但仍不能否定「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及「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鋒隊」這兩句話的正確性。

然而一個已經了解這兩句話的正確性的青年，他現在放棄反宗教態度而與宗教青年

攜起手來，這不是改變了他對宗教的根本態度，倒可以說是正確地執行他的主張。我在一個俄國革命家的文集上面看到一篇文章，說當時有些社會主義者在工人羣衆中宣傳反宗教的道理，被工人打死，是由於那些社會主義者還不懂得宗教之社會的根源，以爲宗教既然於工人有害無益，叫他們不信仰宗教是很容易接受的，殊不知消滅宗教信仰不是一兩天的事，在人與人爭的社會裏固然根本不要談起消滅宗教，就是到了未來的大同新社會，這種殘餘意識還不能在很短的時期內消滅，你要想一下子改變，就只有碰釘子。我讀過那篇文章，就感到五四時代青年的幼稚，幸虧沒有在率直的大衆面前去宣傳，所以還沒有闖禍。可是仍然有類似的例子。比方民國元年長沙縣立中學銷毀了泐潭寺的佛像，夜間用土車運出，被民間發覺，引起了一次搗毀學校的風潮。民國九年春天，長沙縣立師範的學生，又因爲毀縣城隍神像，被流氓領導大批羣衆包圍毆打，且用火油燒死了兩個。這都是爲了破除迷信闖出來的禍。破除迷信是很對的，可是不從民衆心理上破除迷信的根源而首先打毀神像，那就不是正確的辦法。

民衆爲什麼迷信鬼神呢？一般人都會答覆：這是民衆沒有科學知識，對於自然界變化的規律茫然無知。因而認爲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在主使着自然界的種種變化，比方風

雨雷電諸現象，既不能從風雨雷電本身求得解釋，就認為是有雷公電母風伯雨師諸神祇奉玉皇大帝的最高命令而發動的。這一個答覆自然不錯，可是所見到的還不完全。爲什麼呢？因爲這裏還沒有指出更深刻的社會根源，這種根源如果存在，便是民衆都有了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也還是免不了要迷信鬼神的。現在不知有多少的科學家虔誠地禱告上帝，這不是顯然的事實嗎？

宗教家說人是上帝造的，然而哲學家費爾巴哈却說上帝是人造的。前一說只能用迷信來證明，後一說却能用事實證明。的確，從歷史上看，人類的產生遠在上帝產生之前，原始社會的人不知道有上帝，不過頭腦中有上帝觀念的萌芽而已。這個萌芽，就是原始人做夢正在遊山玩水的時候，忽地醒來，發現自身仍假臥陋室之中，於是產生一種靈魂觀念，認爲軀殼之外另有魂魄，後來又認爲有權威的人，其靈魂到死後還是不滅。再後來的上帝，只是無數不滅的靈魂中一個最有權力的。當人類頭腦中產生上帝觀念的時候，恰正是人類社會開始產生固定的有權威的首領的時候，而這時候的上帝模樣像人，這不是很明顯的由人類依照人間首長的模樣來創造上帝嗎？而且當初的上帝並不是世界唯一的神，「希臘人和羅馬人沒有想到他們的上帝是唯一的創造之神；猶太人和初

期基督教徒也是如此的。而最初幾世紀和中世紀的基督教徒，縱使他們叫猶比得（古代羅馬人的上帝）和亞拉（阿拉伯的上帝）爲假上帝，然而人們把它們當作上帝，依然能夠成功一些聖蹟的奇事，完全與耶穌及其天父一樣。」（拉發格）當初不但每個民族有一個上帝，甚至一個城市有一個上帝，而像羅馬的猶比得，只是諸神中之最高者。總之，古時的上帝，決不像目前傳教士口中的天父，這個天父是無面目手足的具體形狀的，世界唯一的，不承認其他神祇並存的真神。目前的這個上帝，是經過近代資本家頭腦的改造而成，它正適合資本大王統一世界的主觀要求，正適合股份公司財產之非個人形態。這又證明人類不但按照自己的形狀創造上帝，而且隨着社會的發展，不斷地改造上帝。

人類的意識爲當時的社會制度所規定，所以一時代的宗教，就反映那時代的社會生活。封建時代的基督教會，是反映俗世的封建等級制度的，所以有教皇、大主教、主教、神甫等等的尊卑之分，而劃分大小教區來管轄，同時在上帝下面，還崇奉一些聖者，預言者，彷彿俗世的諸侯一樣。中國的玉皇大帝以下有許多神，城隍神就有省城隍、府城隍、和縣城隍的分別，這明明是仿照俗世的官制製造的。現在資本家的天父雖然具有世界性，然而當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互相火併而祈禱上帝的時候，這個統一的上

帝便弄得自己和自己相打，這種矛盾正反映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

資本家及爲他們服務的科學家，其所以信仰宗教，並不是由於對自然變化的不了解，而是由於對社會變化的不了解。他們在盲目的競爭之中，在交易所的賭博之中，誰也不能預見他未來的命運是好是壞。在資本主義無政府的生產過程裏面，人的意志不能駕馭經濟，經濟恐慌的到來猶如自然災害臨到野蠻社會一樣，要被看成一種不可理解不可約束的力量。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甚至於用太陽的斑點來解釋經濟恐慌而不能從經濟本身找尋它的原因。他們這樣的愚昧無知，是不能不承認冥冥中有最高主宰存在的。

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知道，即使在資本主義向上發展的初期，資本家自己並不相信上帝的時候，他們爲了統治下層民衆，也還是要維持宗教的。法國革命，曾經一度廢除宗教，但不久就恢復起來；當時的無神論者談論到「沒有上帝」，便不使僕人聽見。他們知道被統治者如果不相信上帝，就不會安分守己，忍耐着經濟上的不平遭遇。就不會拿死後的天堂樂境來安慰自己。這正如我們中國古代所謂「君子以神道設教」（易經），後世佛教拿什麼「因果報應」「三世輪迴」「西天極樂世界」來麻醉下層民衆，同一是統治工具。「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話，意義就在這裏。

在下層民衆裏面，農民比較工人的迷信要來得頑固，因為農業容易受天災的影響，農民對於自然界不可知的力量，印象極為深刻，同時，「賺錢不費力，費力不賺錢」等等的現象，又使得他們相信有一不可知的力量在玩弄人類。城市上產業工人，使用巧奪天工的機器，創造無限擴張的財富，他們是相信人力可以勝天的，所以他們中間的前進分子，首先破除迷信，脫離宗教的束縛。不過，落後的分子很多，他們在長期的宗教薰染之中，受統治者愚民政策的蒙蔽，生活又限制他們接觸教育文化的機會，是很難脫離宗教觀念的牢籠的。

因此，我們在沒有提高大眾文化及改造社會制度以前，不應當妄想破除一切迷信的成功，不應當作一些不必要的反迷信舉動。換句話說，我們要對鬼神鬥爭，取得最後的勝利，就得先找出它的社會根源，在根源上予以致命的打擊。

祀天祭祖及其他

我們的國土裏面，自最原始的自然崇拜以至最進步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神教，都是應有盡有，這恰正反映了我國社會的複雜性。因為我國雖然自海通以來，已經與現代文明接觸，輸入了資本主義的因素，可是偏僻地方的落後性是非常之顯著的，不但還保存着中世紀的封建殘餘，甚至連上古的民族制度的殘餘都還保存着。目前偏僻鄉村仍然是聚族而居，每個村子有一個祠堂，供奉着共同的祖先，部分保存着氏族共有的田地，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為一體，自給自足，儼然還是氏族社會末期農業公社的遺跡。中國的社會既如此地古老，其宗教的原始性成分自然也相當地濃厚。

在我們鄉村中常常聽見說某地有一條神蛇，某地有一個甲魚精，某地的一株大樹有靈，給人們醫好了病了，這一類說不盡的故事，顯然是原始人自然物崇拜的殘餘。至於名山大水的神如南岳大帝洞庭王爺之類，則是自然神而人格化了，這當然是在原始的自
然崇拜之上又加添了後世社會敬奉權威統治者的觀念在內。

在多數自然神之中產生一個至上之神，這在很古的時候就有了，大概在社會開始有階級對立，將產生國家的時候，人們就把這至上之神人格化了。殷代的卜辭裏面就有上帝降雨或降飢饉的話（如「帝佳癸其雨」，就是說上帝在癸日可降雨，「帝其降堇」，就是說上帝可降飢饉），周代以後，當然繼承這個上帝的崇拜。如「天亦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尚書、周書、康誥篇），這是說上帝命令周文王奪取殷的統治權。後來做皇帝的都說是受命於天，自稱天子，——這是中國儒教所採用的，與基督教稍有不同，基督教雖說耶穌是上帝的獨生子，但也叫一般人都叫上帝作我們在天上的父，在我們中國的儒教，則只有做皇帝的是上帝的兒子，其餘的人並沒有這種資格——必須定期祀天，有時候在國境內發生了什麼天災如地震山崩之類，乃至於日蝕或彗星出現，都認為是上天給他的兒子的警告，而必須吃齋，住偏殿或者下罪己詔來當衆檢討自己的錯誤以示反省。這種辦法固然是藉神的力量來防制帝王的爲惡，那上帝（天）好像現代民主國的議會一樣，同時尤其表現着國家統治的宗教性。袁世凱將要改元洪憲過皇帝癮的時候，就實行戴冠博帶到天壇去祭天了。人家說日本天皇在其臣民心目中是神，中國人心目中的真命天子（皇帝）何嘗不是這樣？

除自然神崇拜外，祖先崇拜也是我國流行的，民族有公共的祠堂，奉祀共同的祖先，每戶人家也供奉着祖先牌位，這種祖先崇拜大概從氏族社會的末期就已開始了。在最初，奉祀的祖先是限於死去的族長，後來因為氏族制度逐漸崩壞，各個家族自由發展，個人財產逐漸占着優勢，這種奉祀的祖先也就普遍到一般死去的成年人了。雖然我們現在多少改變了古制，但是對於崇拜祖先的事是十分着重的。奉祀祖先的目的，不但祈求祖先的靈魂在冥冥中保佑一家的安全，使家產與丁口日益增加，而且爲了維持家族內部尊長的權威。（「天地君親師」牌位可作證明。）

在鄉村中，曾經聽到某些不聽尊長教訓而犯了盜案的青年被家族會議決定活埋，「沈塘」（溺死），或者「開祠堂門打屁股」，這種家族的私刑，從前國家也給以默認，而且在某些場合，國家機關處理一個不守本分的青年，也是「交其父兄嚴加約束」，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出族長家長的權威，乃是封建國家的下層政治基礎。而祖先崇拜則可以加強這一基礎，所以儒教主張祭祖。

除自然神與祖先神外，還有許多的神供奉在廟宇中。廟宇中所敬的菩薩，除佛像外，如關聖帝君之類的，一般知識分子都認爲崇德報功，應加奉祀，但事實上有赫赫大

功的人不一定被奉祀，而民間奉祀的李公真人張公真人之類，又多半是不見經傳的人。大概這些神都是由民間傳說造成的，而一般人相信善人死後可以爲神，這多少還是受了佛教輪迴說的影響。

民間奉祀的神祇這樣複雜，多神教自然比較一神教更容易流行，所以在中國本部最有歷史地位最有普遍性的宗教，是崇奉多神的儒釋道三教。

道教是由後漢五斗米道張陵（後來通稱爲張道陵）創始的，而假託老子爲教主。其實老子並不是宗教家，其道德經五千言並不談迷信，真正道教著作如葛洪抱朴子等，才是談神仙談鍊丹之術；道教世襲首領卽江西龍虎山的張天師，其下爲全國各地道士，他們把古代民間多種迷信風俗集合起來，用符咒驅神降鬼，伏魔禳災，十分大衆化而富於實用性，因此在下層民衆中影響極大。但因爲沒有像儒家佛家那樣體系嚴整的教義，還不能見重於帝王貴族，雖然從前偶然也取得國教地位，但千年來不曾繼續。

佛教來自印度，逐漸中國化，一方面對於下層民衆，貢獻了「六道輪迴」，「因果報應」，「西天極樂世界」的未來幻夢，另方面對於上層社會，又供給了「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明心見性」等類的哲理玄談，所以它的影響比較道教來得普遍，特別是

得到統治者的歡迎。不過因為不是民族向來的傳統，曾受到韓愈道統論的打擊，終於不能不退到儒教以下的地位去。

儒教創始於西漢董仲舒，所奉教主孔子也不是宗教家，儒經也不談鬼神，後人附會的只在易經一部分，如漢朝人的讖緯之學（預言），將陰陽五行（原是古代自然科學的理論）變成了算命的訣竅。宋朝人又借用道教理論來解釋太極八卦河圖洛書，其末流乃有低級儒教徒擺課棚賣卜（占文王八卦）的行為，此外，民間的喪葬禮，由儒教徒主持時，也同道士一樣可以念符咒作法（如預防死屍腐臭，或使靈柩容易擡起來等等），儒教徒的贊禮也和符咒有同樣作用（如井水變濁，據說喊一堂禮就可以轉清），然而這些迷信成分，在儒教中不占重要地位。儒教所以在中華民族中有絕大權威，是因為長期取得了國教的地位（但與西方的國教有別）。

自西漢武帝表章六經，罷黜諸子，將儒經變為神聖的教條，儒教便成立了，並且取得國教的地位。歷代帝王相承，凡儒經所說的話，只能解釋，不能批評，造成思想專制的局面，使學術不能進步約二千年之久，正和中世紀的歐洲被天主教會的思想專制造成黑暗時期一樣。儒教反民主反科學的教條，曾經有維護君主專制與封建宗法家族族長權

威的作用。自資本主義文化輸入中國，儒教獨斷思想漸漸受民主思想的攻擊而發生動搖，同時也有人企圖將儒教內容革新以適應新時代，如以馬丁路德自比的康有爲便是。

儒教雖然取得國教的地位，但和佛道兩教和平共居，從來不會發生宗教戰爭，這却不是偶然的。一則它們都是多神教，不如一神教排他性的顯著，如儒教不但拜孔子，拜祖先神，自然神以及因崇德報功而奉祀的神，便是佛和太上老君，儒者也可以拜，反之，一般信佛的居士和吃齋的老太婆，同時拜祖先。二則它們的理論早已互相滲透，如宋儒闡釋儒經，善於運用釋道兩家理論，王陽明也是從佛老研究開始而轉入儒家的。三則釋道教人消極解脫，逃避現實，對於恐懼民衆叛亂的統治者有利，帝王貴族以及儒家知識分子未嘗不贊同，釋道教徒對於實際政治與國計民生，既已採取消極態度，儒教又不必加以打擊，而且儒教所缺乏的天堂地獄鬼怪神仙，正可利用釋道二教以爲補充，以期適合向下層民衆實施神道教之用。

作爲國教的儒教所注重的祭天和祭祖，對於封建專制政治，很有維護作用，這是在前面講自然崇拜與祖先崇拜已經說過的，我們現在要向讀者補充的，就是孔子對於鬼神雖然採取消極態度（如他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及「不語怪、力、亂、神」，

但對於敬天祭祖還是提倡（如他說「畏天命」「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可見他已經了解祭天祭祖的作用。及漢董仲舒創立儒教，便強調了「道之大原出於天」「王者上承天意」諸理論。而帝王的（與一般人的）祀天祭祖均爲儒教的隆重儀式，便有其明確的根據了。由此可見，祀天祭祖制度的長期保存，就是儒教造成的。

我國今後爲民主共和時代，自當承認人民有信仰自由權。國教是不容存在的。人民不論信仰何種宗教，或不信仰何宗教而主張無神，都應當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同時也不規定一家思想以爲神聖教條，以免重演西漢表章六經的後果。這就是信仰自由的民主原則。